

HUI WU XI

灰舞鞋

严歌苓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HUI WU XIE

太原师范学院图书馆藏

灰舞鞋

严歌苓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00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灰舞鞋/严歌苓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10188-7

I. ①灰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0479 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

责任校对 李晓静

装帧设计 刘 静 陶 雷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8 千字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4 插页 1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02-010188-7

定 价 27.00 元

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年轻女兵顺着冬青树大道走来。隔十多米站着一盏路灯，稀¹脏的灯光在冬雾里破开一个浑黄的窟窿。小穗子的身影移到了灯光下，假如这时有人注意观察她，会觉得她正在走向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。只有暗自拿了大主意的人，才会有她这副魂不附体的表情。她步子不快不慢，到了暗处不露痕迹地转过身，退着走几步，貌似女孩子自己和自己玩耍，其实想看看是否有人盯梢。

她背后的球场上正放电影，整个夜空成了列宁浑厚嗓音的共鸣箱。小穗子意识到，从这一时刻起她这个人就要有历史了。

好，她就这样一直往前走。一时在灯光里，不久，又进入黑暗。她的前方是军营大门，立着持长枪和持短枪的两个哨兵。现在哨兵若有点警觉性，会认为晚上八点一个

小女兵往军营外跑不是什么好事情。球场上放映的电影起来一声爆炸。

不久哨兵们看见的就是她的背影了。一顶棉军帽下拖两根半长的辫子。两个哨兵不约而同地对一个眼色：有十五岁没有？文工团的？她在岗哨前面毫不犹豫地打个左拐弯，看来目的地是早就决定下的。往左三百米是几路汽车的终点站，还有一个停业的公园，她在往那一带去。

很快路灯就稀疏了。汽车终点站和公园在这样的冬天天夜晚都早早绝了人迹，连一贯在墙外转悠，想混到军营大院里看电影的街上娃娃也一个不见。这都很好，很理想，对一个情胆包天去赴约会的小姑娘来说，外在条件是太漂亮了。

她现在站立下来，整个身影里也少了几分神秘的样子。一边是马路，另一边还是军营的高墙，里面有喂猪的士兵和一群猪在对喊。只要站在这墙下和这吵闹里，小穗子就觉得安全。她没有手表。她还要等个几年才有资格戴手表。正如她还有几年才有资格谈情说爱。他是有手表的，因此她相信他不会迟到。

一个带锡箔纸的烟壳动了动，又动了动。不久，她发现自己一只脚勾起，另一只脚蹦着把它往前踢，把身体的分量提得很轻。踢几下，就踢出一种舞蹈来；左脚两下，

转身越到它的另一面，换成右脚。她忽然不踢了，是个谈恋爱的人了，还有这么可笑的举动！她让自己站定，好好想想，抽屉锁上没有？是不是把假日记放在枕边，把真正的日记藏严实了？真正的日记要让谁看去，等于就是把他和她自己全卖了。

她从军裤口袋拿出口罩，戴了起来。口罩该洗了，在白天看上面一定有着鼻子和嘴巴灰黑的轮廓，那是会让老兵们打趣的。她开始检数在此之前发生的所有细节：暗号、密信的交接……没有破绽。小穗子是在最热闹的时分打出暗号的。当时是下午，排练刚结束，男女演员一片玩闹，她大大方方叫了一声：“邵冬骏！”他猛回头，见她正往练功服上套棉大衣。她用玩闹嗓门问他，练功鞋怎么会一只黑一只白。她知道他在等她的暗号，便把手举到肩头，捻了捻辫梢。这个手势他们打了半年多，纯熟精练。他马上把手放在军装的右边口袋里，表示他收到她的暗号了，他会立刻取她的密信。然后就是晚餐，执勤分队长宣布餐后的露天电影。她向站在第三排末尾的他转过脸，他明白她的意思：你看多运气啊，看露天电影是作乱的最好时机。再往后她看见他的手放在军装领口上。她放心了，表明他已把她藏的信取到了手。他们每天一封的信藏在公共邮箱下面，邮箱在司务长办公室门外。他们的信能安全走动半年，

全仗了司务长的无故缺勤。洗碗池周围依旧是打打闹闹的，男兵女兵哄抢唯一的热水龙头，她向他发出最后一个暗语：不见不散。那是她刚在信中规定的暗语：把棉帽往后脑勺上一推。

这时她成了一个单薄、孤零零的黑影。几天前冬骏忽然问她：“能不能把一切都给我？”他那封信字迹格外笨拙，每一笔画却都下了很大手劲，让十五岁的小穗子看出他的反常。

他在闹着什么情绪。她难道还没有把“一切”都给他吗？每天在日记本上为他写一首情诗，还给他写两页纸的信，全是“永远”“一生”“至死”之类的词。于是她就有一点委屈地在信中和他讨论起来：难道她没有趁着演出的混乱一次次把手给他握？偶然几回，她跟他在舞台死角相遇，她让他紧紧抱住。他还要怎样的“一切”？

邵冬骏的回信字字痛苦，说她就是一堆空话，什么“永远”，什么“至死不渝”，小小年纪，怎么有这么多空话？……

接下来她就向他发出了这个绝望的约会邀请。

她的喘息积蓄在口罩里，成了一片潮湿与温热的不适。她突然想出一个不雅的比喻，像是脸蛋上捂了块不勤更换的尿布。在这样的冬天黑夜，冬骏要拿她怎样就怎样。她不完全清楚“一切”的容纳量，但她朦胧中感到，

这天晚上将要发生的是不可挽回的，对于她是有破坏性的。二十二岁的排长邵冬骏今夜要带她亡命天涯，她也没有二话。

隐约听得见球场上观众的笑声。她的空椅子上放着她的棉大衣。人们也许会想，小穗子这趟茅房上得够久的。冬骏至少迟到三十分钟了。他比她要周全、老练，当然不能跟她前后脚地消失，他得拖一阵，和她拉开足够的距离。从观众的笑声她能判断电影进行到了哪一段，什么人物说了哪句著名的逗乐台词。一半已演完了。她坚信冬骏已朝她走来。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女兵在回忆所有细节时，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，这一个星期副分队长给她的异常待遇：对她健康的奇特关怀。副分队长几次唠叨，叫她例假来了不准隐瞒，“不然在练功房里‘浴血奋战’练死球了，英雄事迹不好写，光荣称号也不好封！”

副分队长叫高爱渝，是个活泼、丰满、骚情的连级军官，长相在舞台下也是主角。动不动就破口大笑，把大包大包的零食撒给下属们吃的时候，像个美丽的女土匪。舞跳得不好，但天生是领舞的材料。小穗子做梦也没想到，高分队长从一个礼拜前就把她所有暗语都看在眼里，一边看，一边给邵冬骏发指令，让他千万别暴露，要像往常一样以暗语答对，看看这个十五岁的小丫头下一步怎样作怪。

小穗子动了动冻疼的脚趾，舞鞋留下的创痛此时猛然发作。她想冬骏一定走到军营大门口了。她怎么也想不到从一礼拜前，冬骏和她的往来已是高爱渝的一手导演。在高分队长眼前，这天下午排练结束时小穗子简直是个小妖怪，打一连串急不可待的暗语，拼死命地勾搭好好一个邵冬骏。当时她站在小穗子背后，用军事指挥员的冷静果断的眼神，向邵冬骏发出沉默的冲锋命令。于是邵冬骏马上以秘密旗语向小穗子回复：一切正常，密信安全到达；我会按信上地点赴约。

就在小穗子向冬骏那双黑亮清澈、有几分女孩气的纯情眼睛发出“不见不散”的哑语时，至少有七八个老兵一起停下了洗碗、漱口，静止在洗碗池周围。他们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，看着要把“一切”都给出去的十五岁女兵。“一切”，把他们的脸都臊红了。他们是高爱渝的亲信，是头一批知道小穗子和冬骏秘密的人。

很久以后，我们把事情看成是这样的：小穗子和邵冬骏的恋爱爆发在他一把将她从电缆边推开的刹那。这是一个近乎不真实的王杰、刘英俊式的英雄动作。它的发生距离小穗子要献出“一切”这个隆冬夜晚，整整半年。那是夏天，是夹竹桃、牵牛花疯狂开放的夏天。

那时小穗子成了一舞台剧里的当家龙套，灰舞鞋、粉

舞鞋、绿舞鞋来回换，一不留神就穿错鞋。在这之前，别的龙套错穿过她的鞋，她只得套双小一码的鞋上场，把十个脚趾跳得血肉模糊。这天很好，她找着个清静角落，把各色舞鞋一字排开，按场次顺序搁好。演出接近尾声了，轮到最后一双舞鞋。是双灰色的，红军制服的灰颜色。她照例蹲不下来，因为汗把尼龙长袜紧箍在腿上；她照例向前一栽，让两膝顺势着地。只有一点不是照例的，就是她的手；她的手一般不会朝前送，去抓住什么，给膝盖一些缓冲。小穗子是个轻盈灵巧的女孩，真摔跤也不会像那天那样失控。大家事后说，那就是一个浅度休克，体力和汗水流失过多所致。总之，她失控地向前扑去，手抓住露在地板外的一截电缆上。

谁都说小穗子当时并没有惨叫。只有邵冬骏一个人说，小穗子的嚎叫穿透了四把圆号、三把小号、二十多把小提琴，直达他的耳鼓。他还在五步之外吃冰棍，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三面摇头的大电扇旁边。小穗子的叫声就在这种情况下穿过人们的忽略，刺进他涣散的听觉。他在一个蹿跳之间把冰棍扔得飞了起来，打在电扇上，爆起一蓬冰凉的雾。邵冬骏五步并作一步，已跃到小穗子身边，狠狠给了她一掌。在冰棍化作的冷雾消散之后，我们看见的就是倒在地板上的两个人；小穗子一动不动，邵冬骏也一动不动。从舞台

上下场的人气喘吁吁地打听他俩怎么了。

两个人这才一翻身，坐了起来。邵冬骏指着那个电缆头，大声骂人，先骂小穗子找死，把鞋往电门上放；又骂舞美组杀人害命，居然把那么一大截电缆头露在外面；光线这么昏暗，手不去触电脚也难免。

台上要架火烧洪常青了，浓浑的血色光调中，国际歌音乐升起。

台下剩的人几乎都围着邵冬骏和小穗子。两人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腿软得站不起来。沉重的圣乐般的旋律贯通在空间里。小穗子抬起眼，看着一身灰军装的冬骏。她眼里的泪水集到此刻，已沉重之极，成熟之极。

冬骏两手一撑地，跳起来。还是那个矫健男儿邵冬骏，眼神却是另一个人了。是一种恍惚、忧伤的眼神，为自己对这个小姑娘突发的情愫不解。他给她一只手，说：“起来喽，没死还得将革命进行到底。”她把手交到他那里，一个麻木绵软的人都交到他那里。冬骏就在很多双眼睛下面，把小穗子一直拉到侧幕边。他又给了她一掌，把她推上舞台。他的手触在她腰上，掌心一送，就那样，她像只被他放回森林的幼鹿，撒欢跑了。

从这以后小穗子和邵冬骏的事，我们是从她的悔过书和检查交代里得知的。还有她那本隐藏得很好的日记，也

被解了密。在小穗子无法无天跑到汽车终点站去约会的那个夜晚，我们都渐渐注意到了她的空椅子。我们大部分人都还不知情，只觉得小穗子这天的行为很古怪。不过她在我们眼里，始终是有几分古怪的人。我们那时是天真无邪的少年军人，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小穗子，正站在黑暗里想着“爱”、“私奔”之类的念头。我们对她的理解是一片空白，她在这片空白里忙着她的秘密感情生活，欲死欲生。此刻她留在空椅子上的棉大衣蒙蔽了我们所有人，没想到她这是金蝉脱壳，实际中她正轻轻跺着脚，以减缓焦灼和寒冷，眼巴巴地望着亮灯的军营大门。

好了，一个身影闪了出来。

小穗子在看到那身影时周身暖过来。她转头向更深的黑暗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停下，听听，听见一双穿皮鞋的脚步跟上来。她向马路对过走去，那里是公园的入口，虽然公园停业，却不断从里面抬出自杀的情侣。把冬骏往那里引，象征是美丽而不祥的。

她已走到公园大门口。铁栅栏被人钻出个大缺口，她就在那缺口边转过身，喊了声冬骏。没人回答。她又喊了一声：“冬骏，我在这儿。”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！”

是一个陌生的嗓音。

她定住了。冬天的遥远月亮使小穗子的身影显得细瘦无比。细瘦的小穗子身影一动不动，诧异太大了。陌生嗓音又把同样的问题重复一遍：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！”

她的身影十分迟疑，向前移动一点，突然一个急转，向一步之外的夹竹桃树丛钻去。就是说，不管在谁眼里，这个细瘦的少女影子都是垂死挣扎的，逃跑的意图太明显了。

一根雪白的手电筒光柱把小穗子击中，定在那个鱼死网破的姿态上。

“你不好好看电影，跑这儿来干吗？”

小穗子这才听出他的嗓音来。怎么会陌生呢？每个礼拜六都听他在“非团员的组织生活会”上念毛著，念中央文件。

他从马路对过走来，这个会翻跟斗的团支书。马路有十多米宽，是这个城市最宽的马路之一。几年前公园里的庙会曾不断增添它的宽度。庙会被停止之后，宽度便显得多余了，只生出荒凉和冷寂。此刻，在小穗子感觉中，街面茫茫一片，她的退路也不知在何处。

团支书还在雪白手电光的后面。手电光一颠一颠，不紧不慢向她靠近。就在这个空暇中，她已把团支书的语调分析过了。自然是苟言笑，却不凶狠，远不如他批评女

兵们吃包子馅、扔包子皮时那样深恶痛绝。他疑惑是疑惑的，但疑点并没有落实。她给了句支吾的借口。事后她忘了是什么借口，不外乎是胃不舒服，想散散步之类。

无论她的借口怎样不堪一击，团支书都没有戳穿的意思。在手电光到达她面前时，所有的谎言圆满完成。他和她一块回军营，问了她对他的意见，对团支部改选的看法，以及她母亲是否有信来。他没问小穗子的父亲。我们所有人都不提小穗子的父亲。她那个在农场接受督促改造的反面人物父亲让我们感到为难，哪怕是好心的打听也是揭短。那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少年军人，家庭五花八门，但谁也没有小穗子父亲那样的父亲，有一堆很刺耳的罪名。

我们在电影结束时看见团支书王鲁生和小穗子并肩走回队伍。多数人还蒙在鼓里，认为闹半天小穗子也是个马屁精，找团支书汇报思想去了。我们明显感到高分队长对小穗子的愤怒，但她强忍着不发作又很令我们费解。高分队长不是个强忍的人。这离我们知道实情其实已不远了。实情是高分队长组织的对小穗子的监控观察已经正式开始。她要把小穗子写给邵冬骏的一百六十多封情书都拿到手，交给文工团领导。与此同时，她只和几个舞蹈队的老兵通报了消息，让他们帮她掌握小穗子的动向，但绝不能打草惊蛇。就是说小穗子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眼睛发射的

火力网里。

从露天电影场到文工团驻地有一里路。队伍走得松散，到处是悄悄的拳打脚踢，不时爆起由低声流传的笑话引起的集体大笑。小穗子假装鞋被踩掉了，喊报告到队列外去拔鞋。她低下头，默默数着一双双从她身边走过的脚。冬骏的步子她早就听熟，步伐听着都漂亮。再有两双黑皮鞋过去，她就该直起身了。好，起身，回头，手搁在最下面一颗纽扣上。冬骏却从她身边快步走过去，像是没看懂他们用得很熟的哑语：我空等你一场。她站在那里，看着冬骏从侧影变成背影，多漂亮的背影：又长又直的腿，挺拔高贵的肩背。冬骏也是一副舞蹈者的八字步，却比其他人走得帅气。配上他合体的军装和习惯性上扬的下巴，这个冬骏看上去狂得要命。小穗子不知不觉走到了冬骏身后，只差一步，就和他并肩了。正是冬骏这类穿军服的好男儿，在我们的时代迷死一个城的女高中生、女工和女流氓。

她加快步子。现在好了，冬骏就在她旁边。她的手部动作已大得不像话，拼命要冬骏看她绝望的追问：你收到我的信了吗？冬骏扭过头，对她使劲皱起浓黑齐整的眉毛。眼睛向队列一摆。她明白他是在下命令，命令她马上归队：众目睽睽之下，不要命了吗？她不服从他，手一直停在第三颗纽扣上：你收到我的信了吗？！

吹熄灯号之前，小穗子拎着暖壶向司务长办公室走去。假如密信还在邮箱下面，冬骏的失约就有了解释。她一心想为他今天的不近情理开脱。

司务长办公室在漆黑的练功房隔壁。再往前，就是一个巨大的煤堆。又是一个意外：司务长办公室亮着灯，并有女人的朗朗笑声出来。高爱渝走到哪，就这样笑到哪。高分队长为自己有一副大老粗的开怀大笑而自豪。小穗子知道只要高分队长此刻一出来，什么都说不清了。司务长办公室的门留了尺把宽的豁子，能看见高爱渝一只脚绷成了雕塑，一下一下地踢着。一定是坐在司务长的办公桌上，才能这样踢。只有优越和自信到极点的人，才会像高爱渝这样不拘小节。小穗子猛地提醒自己，高分队长随时会轻盈而莽撞地一撩腿，从办公桌上落地，再是一个闪腰出门，便把她生擒了。

小穗子不顾死活地向前迈出两步。现在她和高分队长只隔一层糊了报纸的玻璃门。她佝下身，把信箱搬起一点，让它的一头翘起来，另一只手贼快地伸到下面扫了一下。没扫到什么，她把邮箱搬得更倾斜一些，手又再扫了一下。她只扫到厚厚的尘土。才一天，已滋生出细薄的小小荒漠来。还是不甘心，她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摸。信显然被冬骏取走了，读过了。他失约的理由呢？

就在这个时候，响起一声爆炸。小穗子抽回满是灰尘的手，向爆炸转过头。硝烟滚滚中，她看见自己的竹壳暖壶倒在地上。爆炸使司务长冲出门。高分队长捡起暖壶空壳，小穗子看见银色的玻璃碴子花瓣一样散落下来。

“是你呀，”高分队长说，“吓我一跳。”

“我想看看，有没有我的信。”她当然是指他们秘密邮址的上面，那个公开的信箱，早晨那里面盛着邮走的信，晚上是邮来的信。小穗子看着最后几片玻璃咔嚓嚓地从暖壶体内漏下来。

“我在跟司务长闹，想给我们分队多闹点白糖补助。”

两人都诚意地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找出来，告诉对方。我们那时都是这样，答非所问不打自招，让自己的行动在别人那儿完全不存在盲点。

小穗子提着没有分量的暖壶躯壳往回走。院子中央，两棵大洋槐秃了，剩的就是一个个裹在叶片巢窝里的虫，一颗一颗垂吊下来。她透过珠帘一般的虫巢，看着冬骏的窗子，窗子在一楼，从南边数是第七个，从北边，就是第八。正像冬骏在男集体舞队列中的位置，中不溜的身高，不好不次的舞功。窗子还亮着，光线微微发出浅绿。排级军阶的邵冬骏有特权用带浅绿灯罩的台灯。

小穗子发现自己在往那温存的浅绿灯光走。这是一个